

汉语“反问”言语行为的认知语用特征

——“适合条件”制约下的类典型分布

彭 国跃 史 芬茹

提要: 本文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出发,对汉语“反问句”中不同层次的“类典型”(prototype)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运用舍尔(Searle)的“适合条件”(felicity condition)理论对“反问”言语行为的性质、特征和语用条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从语言行为的角度对反问句进行分类,并揭示了反问与反讽(irony)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制约它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反问;反讽;言语行为;类典型;适合条件

0 引言

自十九世纪末《马氏文通》中提出“传疑助字”在运用中产生的“无疑而用以拟议者”功能和“句意正者,状字弗之,而句意反者,弗辞反不加”(马建忠 1898:361-363)的反诘效果以来,许多语法学家在论述疑问现象时都会涉及“无疑而问”或“反问”,如吕叔湘 1942、高名凯 1948、黄伯荣 1957、丁声树等 1964 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从语用学角度研究反问句的论文、论著逐渐增多,如郭继懋 1997、冯江鸿 2004、李捷 2006、冉永平·方晓国 2008 等。人们开始关注反问句的语用功能和认知过程,意识到反问句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语用现象。从言语行为的角度看,“反问”行为与询问、主张、提醒、反讽等行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在语感上和行为特征上又存在着明显差异。对于这些差异,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的解释。

我们认为,“反问句”这种提法,虽和句法分类中“疑问句、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命名方式相同,但所表述的意义却不同。“反问句”既不是与“疑问句”并列的一种语法意义上的句类,也不是在疑问句内部与“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等并列的子类。严格地说反问句是疑问句在语用中产生的一种施为效果。疑问句除了可以用于询问外,还可以用于完成请求、命令、惊叹等言语

行为。比如，“你带笔了吗？”、“能不能让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些语法意义上的疑问句在语境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实施请求“借我用一下笔”、命令“让开”、惊叹“我简直不敢相信”等言语行为的功能。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疑问句来完成反问言语行为，通过对与自己的主张相反的观点或事实提出质疑来维护自己的主张。比如，“妈妈这么苦口婆心地劝你，难道是在害你吗？”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展示一种主张，即“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妈妈是绝对不可能害你的”。由于这种主张是由反问来完成的，它具有让听话者通过否定之否定来推导出说话者的主张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反诘效果。这比起单纯陈述“妈妈都是为了你好”，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在字面意义上表达 A(或非 A)而说话者的意图却在于让对方推导出非 A(或 A)。在这点上，“反问”和“反讽”有同工异曲之处。比如在女儿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妈妈说“好，妈妈不尊重你，妈妈自私，妈妈是在害你”。这种表达方式一般叫作“反讽句”（曾衍桃 2005:140），即说出的话语内容和自己的主张截然相反，以表示对说话内容的强烈否定。反讽句使用的语法形式可以是陈述句，但是它并不归属于陈述句的任何一个子类。它是通过使用字面意义与说话者意图相反的陈述句来完成的一种叫“反讽”的言语行为。因此，本文中提到的“反问句”实质上是指由疑问句来完成的一种“反问”言语行为。

那么，汉语反问言语行为用什么方法来界定，它的概念范畴包括哪些成员，其中哪些是典型成员，哪些是非典型成员，它们之间存在哪些内在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出发，对反问言语行为中不同层次的“类典型”（prototype）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并运用 Searle 的“适合条件”（felicity condition）理论对反问言语行为的性质、语用条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 “类典型”范畴

Rosch 1981 在批判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传统范畴理论，继承维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塞皮尔·沃夫的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范畴的“类典型”理论。指出人们在认识自然时，并不是像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质属性，只要满足了这个本质属性这个事物就属于该范畴，否则就不是，而是由多个属性构成的属性群来确定范畴的典型程度。同一范畴内的不同成员之间在典型程度上存在渐变过程。比如“鸟的属性是什么？”如果是“长羽毛、有翅膀、会飞”，那么，黄莺、杜鹃满足所有属性，属于典型的鸟类；而鸡、鸭、鹅等家禽类中有些不会飞，有些虽然会飞但不能自由翱翔，作为鸟类就不能算典型成员；另外如鸵鸟、企鹅，它们虽然长羽毛，有翅膀，但完全不会飞，明显属于边缘的、非典型的鸟类。语言学专用术语的概念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Lakoff 1987 和 Taylor 1989 曾经指出了音韵学、形态学、语法学、语义学中也存在类典型概念范畴。比如，音素 /k/、词性“名词”、句子成分“主语”等概念范畴通过实验证明都是以类典型的形式涵盖

许多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

我们在理解汉语反问句时也同样需要排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给反问言语行为下定义时首先力求准确地描述其典型成员的特性，然后对其非典型成员的分布和特征作出合理的解释，并通过“适合条件”来验证和展示各个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间的内在联系。

2 Searle 的“适合条件”理论

Austin 1962 在其“语言行为”(speech act)理论中，把语言行为分成：1 指事行为(locutionary act)、2 施为行为(illocutionary act)、3 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三个层次。Searle 1969 针对 Austin 区分出的施为行为提出了一套名谓“适合条件”的界定原则。指出一种言语行为(以下狭指施为行为)的顺利实施需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即 A 命题条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B 预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C 诚实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D 本质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A 命题条件用于规定该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范围，B 预备条件用于规定该言语行为的语境前提，C 诚实条件用于规定该言语行为的心理依据，D 本质条件用于规定该言语行为的实质要件。Searle 1969(56)认为在描写一种现象的体系和规律时，首先需要分析这一对象的典型的、理想的状态。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对言语行为的研究也不例外。Searle 认为一个典型的、理想的言语行为要顺利实施的话，就必须满足上述四项条件。Searle 本人并没有采取类似类典型理论的方法，但事实上只有在某一典型言语行为的构成条件得到澄清后，我们才能对那些不太典型的、不完全符合条件的言语行为的性质作出具体的描述和比较分析。

Searle 1969 在给“询问”(question)言语行为界定时作了如下描述。

询问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

A 命题条件：任何一个命题或命题变数。

B 预备条件：[1] 就该命题，说话者不知道其答案。即不知其命题是否为真，或出现命题变数时不知如何补充信息使命题为真。(参见备注)

[2] 说话者认为对方不会自行提供答案。

C 诚实条件：说话者希望获得答案信息。

D 本质条件：说话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就该命题对听话者发问。

备注：存在两种询问，一种是(a)实质性询问，另一种是(b)测试性询问。实质性询问，问者希望知道(获取)答案。测试性询问，问者希望知道对方是否知道答案。(Searle 1969:66)

下面我们根据汉语的语言事实来对适合条件的适用情况作实例解说。一种典型的、理想的询问言语行为应该满足适合条件中 A 到 D 的所有条件，比如：

(1) [语境: 妈妈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屋里, 问]
你在干嘛呢? 现在几点了?

要验证例(1)中的两个句子是否询问言语行为就要看它们是否满足了适合条件中的各个要件。妈妈在实施这两个言语行为时, 首先关于“女儿的某个行为”和“当时的某个时间”这两个话题内容满足了A命题条件。妈妈不知道女儿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当时是几点钟, 女儿也没有自己告诉妈妈的迹象, 这样B预备条件[1]和[2]就得到了满足。事实上妈妈确实是想要知道女儿在做什么和当时是几点。这样C诚实条件也得到满足。妈妈在语言形式上使用了疑问句形式对女儿直接询问, 女儿也理解了她的意图, 这样D本质条件也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典型的询问言语行为就能成功实施。女儿就会明确回答“在做作业呢。现在七点了”。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这种典型的询问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如问路、医生询问患者病情等等。

但日常语言中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违反一部分适合条件的非典型的、有部分缺陷的询问言语行为。比如:

(2) [语境: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南非的首都在哪里?

因为例(2)中的问者自己知道答案, 这句问话并不符合B预备条件[1]。因为他希望获得的不是答案本身的信息内容, 而是听话者是否知道这个信息, 因此这个句子部分地违反了C诚实条件。例(2)在语言形式上是在问南非首都的所在地, 而实际上是在测试学生的知识程度。这样例(2)的询问行为与例(1)相比较在典型性上就相对减弱了。Searle 1969(66)在备注中指出测试性提问不同于原本的询问言语行为。从类典型理论的观点来看, 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不能就此认为例(2)的明知故问根本不属于询问, 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典型的询问行为。例(2)违反了一部分适合条件, 所以它与典型询问行为例(1)相比, 在行为构成上是有一定缺陷的、不太典型的。

适合条件违反得越多, 该行为的典型性就越弱。比如:

(3) [语境: 女儿正在玩游戏, 妈妈看见女儿在玩游戏, 然后指着钟说]
你在干嘛呢? 现在几点了?

在这种情况下, 例(3)中说话者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也知道当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句子明显违反了B预备条件[1]“说话者不知道答案”和C诚实条件“希望获得答案信息”。从语言形式上看, 说话者确实使用了疑问句, 而从语言使用意图上看询问言语行为的D本质条件“说话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就该命题对听话者发问”并没有得到满足。妈妈的意图不在发问, 女儿也不把妈妈的话当作询问。虽然在句法形式上例(3)和例(1)并没有区别, 都是疑问句。但在语用效果、言语行为层面上两者是有区别的, 例(3)的明知故问背后隐含着这样一层推理。妈妈既然已经知道现在女儿在玩游戏和时钟显示的时刻还这么问, 说明妈妈的意图不在于想知道女

儿在做什么和当时几点，而是想用疑问的方式提醒女儿应该去做什么、时间已经很晚了。女儿如果把这两句话当直接的询问去理解的话，她只能提供妈妈并不需要的信息，回答：“我在玩游戏呢。现在七点了”。这显然不符合妈妈的意图。女儿根据经验就会推导出妈妈是在敦促自己去做功课。这样，她就不必要直接对字面意义作出反应，而是直接针对妈妈的真实意图即“催促”来作出反应。她会回答：“知道啦，我马上去”或什么也不说就把电脑关了去做功课。

从语法学角度看，例（3）是疑问句。从语用学角度看，例（3）本质上属于通过疑问句形式来完成的一种催促言语行为。如果一定要从询问言语行为的角度去定性的话，那只能说它是适合条件满足程度低、言语行为特征上有缺陷、很边缘、很不典型的询问言语行为。

3 反问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与类型

现在我们来讨论反问言语行为。Searle 的论著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反问现象，但他的适合条件在界定反问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这里我们试从 Searle 的适合条件理论的角度，对反问言语行为进行定性分析。我们认为反问言语行为的顺利实施需要满足以下四项条件。

反问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

- A. 命题条件：任何一个命题或命题变数。
- B. 预备条件：[1] 说话者就该命题有了自己的主张 X。
[2] 说话者的主张 X 与外界出现了不一致。
- C. 诚实条件：说话者相信自己的主张 X 是有根据的。
- D. 本质条件：说话者对与 X 相反的主张或现实提出疑问。

反问言语行为首先需要满足命题条件。没有命题说话者就无从主张，也无法反问。有些言语行为如感谢、道歉等主要是有关过去的命题，而有些如许愿、忠告等是有关将来的命题。反问言语行为的对象没有时限，可以是任何一个命题（或由疑问词构成的命题变数）。预备条件是反问言语行为的语境前提。如果说话者就该命题没有自己的主张，或自己的主张与外界（他人的主张或现实）完全一致的话，反问行为就缺乏适当的语境和交际上的必要性。诚实条件是反问言语行为的心理依据和主观动机。如果说话者对自己的主张缺乏依据和信心的话，那他实施反问行为的动机和愿望就会减弱。本质条件是反问言语行为的决定因素。如果说话者对命题不采用与主张 X 相反的方式提出疑问的话，那就在本质上不能算是反问言语行为。“反”而不“问”的话，就不是反问而是反讽或反语。“问”而不“反”同样也不是反问，它可以是询问，也可以是催促、指示、邀请等其他言语行为。字面语义和说话者的主张不相反也就产生不了反问特有的反诘效果。依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反问现象做出新的分类。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反问句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大部分是从句法形式上进行分类。如黄伯荣 1957、丁声树等 1961、范晓 1998 等。这些学者同时指出任何一种疑问句式都能成为反问句。既然这样，从形式上去分类就只能沿用疑问句的句法分类。由于反问句在本质上是通过疑问句来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从句法形式上分类难以把各类反问句之间在言语行为特征上的区别解释清楚。

也有些学者从语气上对反问句进行语义分类。比如邵敬敏 1996(164)指出，反问句“显示说话者内心的不满情绪。这种以不满为中心的情绪，包括：沮丧、愤怒、气忿、埋怨、讽刺、鄙视、斥责、反驳、厌恶等等”。邵敬敏 1996(166)根据情绪意义等因素把反问句分成五大类：“困惑义、申辩义、责怪义、反驳义、催促义”。反问句的运用和说话者的不满情绪之间的共现关系在统计概率上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支持。尽管这样，我们仍有充分理由认为“不满情绪”并不是反问句的基本属性或构成要件。因为只要说话者在表达不满情绪，那他说的任何句式都可能带有不满情绪。反之只要说话者没有不满情绪，那他使用的任何句子，包括反问句就不会带上不满情绪。比如当救灾现场医生脱下外套给伤员盖上时，对方说“这样您自己不会着凉吗？”。这时说话者想传递的是一种感谢和关切，那他使用的反问句就不会带上“沮丧、愤怒、气忿”等不满情绪。所以说话者的语气、情绪和反问言语行为的本身还是有区别的。

研究者对反问句的解释范围也不尽相同。最宽泛的解释，较早期的有丁声树等 1963，近期的有冉永平·方晓国 2008。冉永平·方晓国 2008(357)把疑问句分为“有疑而问的询问”和“无疑而问的反问”两大类。这样就把大量实施请求、命令、惊叹、催促等行为的无疑而问的疑问句都包括在反问句里面了。有些学者虽然没有这样声明，但在所举的例子中把大量不同层次的无疑而问的现象都放在一个平面上作为反问句来解释。这样就造成了反问句在界定上的困难。

为解决以上问题，从研究反问言语行为出发，我们认为与反问有关联的语言现象，即具有无疑而问功能以及反诘效果的语言现象中，至少应当明确区分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满足了反问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中所有条件的反问句。这类反问句是不管从语法学、修辞学还是从语用学角度都难以否定或忽视的反问现象。我们把这种反问现象称为“典型反问言语行为”，简称“典型反问句”。

第二种是不同程度上违反适合条件中的预备条件和诚实条件，但满足了本质条件的“非典型反问言语行为”，简称“非典型反问句”。

第三种是在行为特征上与反问句有一定关联，满足了反问句适合条件中的命题条件、预备条件、诚实条件，而违反了本质条件的反诘现象，即反而不问的现象。

第四种是不管从语感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很难归入反问句的明知故问现象，即问而不反的现象。

明知故问的句子不一定都在实施反问行为。有些可以表示间接的命令或指示，

如“能不能请你来一下?(=请你来一下!)”,有些疑问形式可以表示提醒或暗示,如“都几点了?(=时间已经很晚了!)”。第四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下面我们主要就以上三种情况作较详细的理论分析。

3.1 典型反问言语行为

反问言语行为的预备条件 [2]“说话者的主张 X 与外界出现了不一致”中,包括了两种语境前提,一种是说话者的主张和听话者的主张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一种是说话者的主张和现实不一致的情况。这里我们首先列举第一种情况下使用的反问句。

(4) [语境:张三和李四在谈论股市,张三看涨,李四看跌]

a. 张三:国内刺激经济的政策接连出台,难道股票还会跌吗?

b. 李四:海外股市连日下挫,难道国内股市就不受影响吗?

例(4) a 和 b 的命题内容都是关于日后股市的动向。关于这个命题内容张三和李四都各持己见,而且针锋相对。这样命题条件和预备条件 [1] [2] 都得到了满足。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有根据的,因此诚实条件也得到满足。a、b 都是针对与自己主张相反的主张提出疑问,这样本质条件也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 a、b 两个反问言语行为就能顺利地实施。由于例(4) a、b 两句都是对将来趋势的一种预测性的主张,所以它们在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层次上会产生企图说服对方、反驳对方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是所有反问句必须具备的。

下面我们来看说话者的观点与现实不一致情况下使用的反问句。

(5) [语境:张三知道单身邻居李四一个月前已出国留学,某日晚上他发现李四家灯亮着,于是对妻子说 a 或 b]

a. 难道李四这么快又回来了?

b. 李四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

例(5) a 和 b 的命题条件是有关李四是否在家的事实。说话者张三认为“李四已经出国,人不在家”。因此预备条件 [1]“说话者就该命题有了自己的主张 X”得到了满足。李四家灯亮着意味着他可能在家。这个事实与说话者的观点产生了不一致。这样预备条件 [2]“说话者的主张 X 与外界出现了不一致”也得到满足。虽然眼前的事实暗示李四可能在家,但张三认为自己的观点“李四出国留学不在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回国”是合乎常理的。这样诚实条件也得到了满足。说话者对与自己主张相反的事实提出疑问。这样本质条件也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的反问,由于是针对事实而发的,听话者的观点就不是反问的焦点,也不会产生企图说服对方的言后效果。

以上两例中的句子分别是对将来和眼前事态命题进行反问的是非疑问句,下面我们再举一些针对过去命题进行反问的各类疑问句。并对不同的疑问形式表达同一个语用功能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

(6) [语境: 张三认为自己对某件事表示了不同意, 而李四以为张三同意了, 于是张三说]

(是非问句)

- a. 难道我同意了吗?
- b. 我不是不同意吗?

(特指问句)

- c. 谁同意了?
- d. 我同意什么了?
- e. 我怎么同意了?
- f. 我哪儿同意了?
- g.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选择问句)

- h. 是你同意了还是我同意了?

(正反问句)

- i. 我同意了没有?
- j. 我同没同意?

例(6)的命题条件是关于过去说话者对某件事情的态度。预备条件[1]是说话者就命题有了自己的明确主张, 即“我没同意”。预备条件[2]是对方认为说话者已经同意了, 这与说话者的主张发生了冲突。诚实条件是说话者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有根据的, 即认为自己确实表示了不同意或从没表示过同意。本质条件是向对方的主张即“你同意了”提出疑问。

在例(6)的语境中, 从a到j的所有句子都起到了实施反问言语行为的功能, 都含有“我没同意”的主张。从语义学, 即字面意义上看, 特指问句中询问人物、内容、方法、地点、时间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而在例(6)中特指问句c到g中所使用的不同疑问词表达的却是同一个语用功能, 即实施反问言语行为, 传达了“我根本没同意”的主张。因为说话者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同意, 不存在同意的事实, 在说话者看来, 这里c到g中的“谁、什么、怎么、哪儿、什么时候”都是对方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此答案只能是一个, 即“我没同意过”。疑问词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虚设。在例(6)的语境下各种疑问句之间虽然句法形式和语义各不相同, 但语用功能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疑问句只是说话者让听话者推导出自己的主张即“我根本不同意, 以前也没同意过”的一种手段。

以上(4)(5)(6)中的例句虽然具体的话语内容、语境条件以及语法类型各不相同, 但在言语行为特征上、遵循适合条件的原则上是一致的, 都属于典型反问句的范畴。

3.2 非典型反问言语行为

有些反问句虽然实施的是一种反问言语行为，但不能直接用适合条件来解释，或不同程度地违反了适合条件。相对于典型的反问句而言，它们是有一定缺陷的、不够完善的。我们可以把这些非典型的反问现象再细分为三种情况：间接的反问、犹豫的反问和虚假的反问。

3.2.1 间接的反问

所谓间接的反问是指那些具有反诘效果但又不能直接地、一次性地用适合条件去解释的反问句。这类反问句在字面语义和语用意图之间多了一个间接的推理过程。比如，

(7) [语境：说话者喊了几声，对方没反应，于是他走近对方说]

你长耳朵了吗？

根据反问句字面意义和语用意图相反的语义关系，把例(7)作为反问理解时，说话者必须有一个“我认为你没长耳朵”的主张。就像面对没有足够经济来源而想要过奢侈生活的人说“你有那么多钱吗？”一样，说话者心里必须有一个“我认为你没有那么多钱”的主张。只有有了这个反义的前提这句话才能成为反问。而(7)中事实上对方是长耳朵的，“你没长耳朵”这个主张并不是说话者的真正主张和直接意图。如果说话者只是询问“你听见了吗？”的话，听话者可能回答“我没听见”。说话者对这个可能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喊声对方理应听见了，一个有正常听觉的人都能听见，所以他避开可让对方回答“没听见”的提问，而问对方是否长耳朵。面对这样的明知故问，听话者自然能推理出话中的言外之意，即对他的责备。类似例(7)这样的反问句，在理解过程上要比典型反问句多了一个间接的推理层次。下面我们比较一下在例(7)语境下使用的四个不同的问句。

- a. (我刚才那么大声叫你，你怎么没反应呢?) 你听见了吗? ———— 询问
- b. (我刚才那么大声叫你，你怎么没反应呢?) 你难道没听见吗? } 直接的
- c. (我刚才那么大声叫你，你怎么没反应呢?) 你难道没长耳朵吗? } 反问
- d. (我刚才那么大声叫你，你怎么没反应呢?) 你长耳朵了吗? — 间接的反问

a 是普通的询问行为，不存在也不需要说话者具备与外界事实以及字面语义相反的主张这一预备条件。b 和 c 是直接的反问行为，它们都有一个“你应当听见了我的叫喊声”、“你是有耳朵的”这样的主张来作为反问的预备条件，d 是间接的反问行为，说话者认为对方“应该听见”，“有耳朵”。他预计对方会说自己没听见，所以他先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你没长耳朵。(因为这么大的声音只有没有耳朵的人才会听不见)”。然后把这个前提作为预备条件进行反问。由于它的预备条件中的主张 X 并不是说话者直接的主张，这样对反问句 d 的理解就要比 b、c 多了一个周折。这种间接的反问句不能用反问副词“难道”来引导，但是它的字面意义和语用意图相反的反诘效果与直接反问句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在表达这种语用意图过程中多了一层表面的、间接的意图和真正的、直接的意图之间的转换。表面的、间接的意图是

主张“你没长耳朵，因为这么大的声音你都没听见”，真正的、直接的意图是责备对方“你明明听见了我的叫喊声却无动于衷，真气人”。

郭继懋 1997(119)曾经注意到了类似 d 的句子与反问句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但是他在处理这类句子时，认为它们“还不是反问句。但同时也要承认，这类问句与一般疑问句有很大不同，功能上接近于反问句”。我们认为这类句子在行为本质上应该属于反问句，它比一般的反问句要复杂些，属于反问句中的非典型成员。

3. 2. 2 犹豫的反问

当反问言语行为的两个预备条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时，即说话者对自己的主张或对外界事物的把握缺乏足够的信心时，也能使用反问句来表示内心的犹豫不决以及对事实真相的揣摩。这种情况下使用的反问句在反诘效果上不如典型反问句那样明显和强烈。比如，

(8) [语境:说话者对医生的话产生了怀疑，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难道医生有事瞒着我吗？既然病情不重为什么又让我住院呢？

例(8)中的“难道医生有事瞒着我吗？”一句，虽然在形态上与典型反问句相同，从言语行为特征上看，适合条件中的预备条件[1]也得到了满足，说话者有个“医生不会瞒我”的主张；但是对这个主张说话者的信心不足，诚实条件“说话者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有根据的”没获得充分的支持。因为事实上说话者同时在犹豫不决，怀疑医生可能对自己隐瞒病情。和典型反问句中的例(5)相比，例(8)中说话者对命题“医生在瞒我”的否定语气很弱，反诘度也低。反问句使用者对预备条件中自己主张的确信程度越低，反问句的反诘度就越低，作为反问言语行为的典型性也就越弱。

3. 2. 3 虚假的反问

当某人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承诺而举手“发誓”、不承认错误而低头“道歉”时，他的言语行为在形式上虽然是一种发誓和道歉，却是一种违反诚实条件的¹⁾、虚假的发誓和道歉。我们既不能把这种言语行为当作真性的、典型的发誓和道歉来对待，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跟发誓、道歉没有关系的其它言语行为。反问言语行为中也同样存在这种违反诚实条件的、虚假的现象。例如，

(9) [语境:大灰狼对小白兔说]

快开门吧！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难道我会骗你们吗？

例(9)中“难道我会骗你们吗？”在语言形式上与典型反问句完全相同。但在行为特征上，它明显违反了反问句适合条件中的诚实条件“说话者相信自己的主张 X 是有根据的”，是一种虚假的、伪装的反问言语行为。当我们仅从句法形式角度来讨论的话，虚假性问题是无从谈起的。由于反问句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因此从言语行为的构成条件的角度来看，涉及说话者的心理依据，涉及诚实条件的遵守与否也就不可避免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提到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只是对言语行为是否满足诚实条件的特征性评判，并不等同于对说话者人格的道德性评判。在善意的动

机下也能实施违反诚实条件的反问言语行为。比如：

(10) [语境:孩子问“今晚圣诞老人真的会来吗?”,妈妈回答说]

会来的,放心吧,好好睡。难道妈妈还会骗你不成?

例(9)和(10)都明显违反了诚实条件。它们既不等同于典型的反问言语行为,也不能完全否认它们具有的反问功能。我们认为它们是一种违反了诚实条件的、非典型的反问言语行为。

3.3 非疑问句的反诘现象——反讽言语行为

引言中我们提到了反问和反讽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论述反问现象时,我们有必要涉及反讽。反讽(或叫反语、讽喻)曾经是修辞学、也是当今认知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语法著作往往只在有关疑问句的章节中才谈到“反诘”,即字面意义与说话者意图之间的反义现象。然而事实上不仅仅是疑问句,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也都可以通过运用字面语义与语用意图相反的方式来传递反诘效果。如:

(11) [语境:说话者见对方强词夺理、死不认错时,无奈地说]

你对,你总是有理,永远不会错。(陈述句)

(12) [语境:说话者劝人别下水游泳,危险。对方不信。突然一条鳄鱼游过。

他说]

下水吧。跳呀! (祈使句)

(13) [语境:说话者觉得对方的帮忙反而把事情给弄糟了,于是说]

这下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啦! (感叹句)

以上三个句子虽然都不是反问句,但它们都具备字面意义与语用意图相反的反诘功能。(11)(12)(13)中反讽句的说话者都就命题有了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张也都与外界(听话者的主张或现实)发生了不一致。说话者都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有根据的,因此它们都满足了反问言语行为的命题条件、预备条件和诚实条件。它们都是通过与说话者的意图相反的方式来表达的,这一点满足了一部分本质条件。但是它们都没有采用疑问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反问句的本质条件中“提出疑问”这个部分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把这些反而不问的反讽句现象看作是与反问句有紧密关联的、使用非疑问句的反诘现象。

4 结束语

马建忠 1898 在论述“无疑而用以拟议者”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在当代语言学看来是属于语用学领域的反问现象。这对人们理解汉语疑问句的使用功能起到了积极意义。受其影响,后来的许多语法学家,在论述疑问句时也免不了涉及反问,但同时又难以在语法学框架内把反问句的本质问题解释清楚。丁声树等 1962(203)在“第十八章问句”中把疑问句分成四类(特指句、是非句、选择句、反复句),而在

此章末尾却不告而宣地加了第五节“反问”。这种处理方式既继承了马建忠以来的视角，同时也反映了语法学家们在反问句定位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与困惑。当今语言学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考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对反问句的行为特征、类型分布进行了综合分析。我们希望这样的分析能对汉语反问句性质的理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

- 1) Searle 1969(60)认为“誓约”的诚实条件是“说话者有执行命题行为的愿望”，Owen 1983(124)、山梨 1986(49)认为“道歉”的诚实条件是“说话者对命题行为感到悔过”。

参考文献

- 曾衍桃 2005 〈40年反讽研究〉 《学术研究》第10期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 1962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商务印书馆
范晓 1998 《汉语的句子类型》 书海出版社
冯江鸿 2004 《反问句的语用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郭继懋 1997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中国语文》第2期
高名凯 1948 《汉语语法论》 开明书店
黄伯荣 1957 《汉语知识讲话：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新知识出版社
李捷 2006 〈汉语反问句加强“施为用意”浅析〉 《外语教学》第2期
吕叔湘 1942 《中国语法要略》（《吕叔湘全集第一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中华书局 1983）
冉永平、方晓国 2008 〈语言顺应论视角下反问句的人际语用功能研究〉 《现代外语》第4期
史芬茹 2009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人文研究》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会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Owen, M. 1983 Apologies and Remedial Interchanges. Berlin: Mouton...
Rosch, Eleanor 1983 Prototype Classification and Logical Classification: The Two Systems, In E. Scholnick, ed. New Trends in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Challenges to Piaget's Theory, 1981,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earle, J. 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J. R 1987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彭国躍 2003 「中国語の謝罪発話行為の研究:「道歉」のプロトタイプ」【語用論研究】(5) 日本語用論学会

彭国躍 2005 「現代日本語の謝罪発話行為の類型と機能」【日本語学】(4) 明治書院

山梨正明 1986 【発話行為】 大修館書店

(神奈川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